

# 「選禍話當年」讀後

。黃天邁

## 燈塔失光導致海難

拜讀了喬家才兄在「中外」二五六期發表的「選禍話當年」大作，我不禁想起：假使當年戴笠（雨農）先生還活着，喬家才絕不會坐牢，馬漢三也不會被處死。更不會有「搞小組織」及「選禍」的風波。

譬如一座燈塔，光芒萬丈，不管波濤如何洶湧，暗礁如何險惡，必能指示正確方向，引導船隻安全航行。一旦燈火熄滅，或黯淡無光，就險象環生，導致海難。戴先生殉職後，軍統局同志決心秉承遺志，繼續光榮歷史。但在危疑震撼，痛失導師情勢及心情下，仍不免有人歧途徬徨，有人遠走高飛，有人越軌逾閑，有人猜疑構算，也有人抱屈含冤。

「選禍」發生時，我已來到臺灣，未及身臨其境。事前我在南京任職保密局，蛛絲馬跡，也看出不少端倪。我與毛（人鳳）先生、潘其武、何芝園等，常有往還，無話不談。從他們的口風中，略知他們對人事的臧否。毛先生繼鄭（介民）先生出任保密局局長後，曾向我透露：「以戴

先生精神整飭紀綱，」要「辦」幾個人，上海的陶一珊和北平的馬漢三都是假想目標。

## 北方之強橫遭奇禍

馬漢三在華北、察、綏、內蒙古地區工作多年。蒐集情報，打擊敵偽，策反、弭亂，著有功勳。勝利前夕在軍統局本部負責全面佈建工作，為

戴先生所倚重。勝利後派往北平，主持保密局北平站及肅奸工作。漢三廣交遊，對人以誠，對朋友講義氣，寬宏慷慨，有羣衆基礎。他任北平站站長時，我一次回南京述職。毛先生對我說：「上次馬漢三來南京，深夜到我家，送我一袋珍珠及『中華公司』二十萬元股票。這是賄賂，對我是一種侮辱，我當然拒收。你回去警告馬漢三不要亂來。」我回北平後，將毛先生的話告訴漢三，漢三說：「我也不犯法，沒有把柄在他們手裏，怕什麼！」我只好勸他稍斂鋒芒，免遭猜忌。

馬漢三後來出任公職，為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長，主辦選務。以信任劉玉珠搞「經濟基礎」，組織「中華信託公司」，受其牽累。毛人鳳出任局長後，出巡北平，漢三被押解南京受軍法審訊。

我在臺灣聞訊後，寫信給葉翔之及張家銓詳詢案情。又寫信兩封交林頂立飛南京面呈鄭介民及毛人鳳營救，請念漢三過去勳績，使其帶罪立功，披瀝陳辭。鄭介民覆信說該案已上報總統，不在其位，不便進言。毛人鳳覆信說：「領袖英明，必使勿枉勿縱。」予我多方慰藉，未作正面答覆。我明知人微言輕，但接漢三太太電報，懇切託囑，爲了朋友，不得不盡其在我。不幸漢三竟被判死刑。

## 硬漢直言九年線綫

喬家才爲戴先生黃埔軍校同期同學，早年參加工作，與戴先生共生死，歷練資深，耿直清介，有「硬漢」之稱。他先後負責訓練、游擊、敵後工作及軍統局督察業務。勝利後在北平一次在戴先生主持的會報中，喬家才對戴先生說：「潘其武作不實的報告，誣謗同志，蒙蔽戴先生。不信問問在座同志，沒有人說他好。」坐旁同志用肘輕輕碰他，爲恐戴先生發脾氣，要他不要說，但話已出口。戴先生笑着說：「你自己好就好，何必說別人不好？」潘其武才華自負，文筆犀利，

中外雜誌

善揣摩戴先生意旨，往往以「鷄毛當令箭」，人緣不好。他與毛先生交往甚密。喬家才直言潘之短，在公開場合亦不避諱，毛、潘不會對他有好感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」導火線一旦爆發，遂不可收拾。

勝利後保密局改稱情報局，隨政府播遷，毛先生也來到臺灣，仍任局長。我與張家銓商議，由老同志们聯名保釋喬家才。我們先見毛先生，探探口氣。毛先生說：「喬家才在牢裏天天罵我。他什麼時候不罵了，就放他出來。」這種話我們怎可以告訴喬家才。告訴他，恐怕他會罵的更厲害。其實也不是罵，他抱屈含冤，心中不服，不能不許他發發牢騷。

### 女人競選惹事生非

我任職北平時，一次回南京述職，毛先生請我吃飯。在座有李廣和、劉秋芳夫婦。李廣和人物猥瑣，他太太顧盼生姿，新潮海派，二人極不相配。毛先生要我到北平後多多照顧他夫婦。我回到北平，李廣和夫婦來寓拜訪，說劉秋芳將競選立委，請我支持。我說我只能投我一個人的票。他們看話不投機，去走馬漢三門路。李廣和著軍裝，佩帶中將領章，不知他的「中將」怎麼弄來的。毛先生極力支持劉秋芳，自然够交情，馬漢三忽略了這一點，得罪了毛先生。喬家才對劉秋芳拍桌子，也捲入漩渦。如果劉秋芳真能要毛先生「幹掉馬漢三」，那她的魔力可真不小。

馬漢三出任民政局長，主辦國大代表及立、監委選務。他送我一張候選人名單，徵求我同意

。國大代表候選人列「黃天邁、馬漢三、張家銓」三人。漢三說樓兆元競選北平市國大代表，使用內外壓力，志在必得。名額已滿，漢三極感為難。我說：「照理樓兆元是浙江人，我才是道地北平生人。不過我志不在此；你既為難，我可以讓給他。」結果我的名額讓給樓兆元，他還懵然不知，我也從未向他說穿。

### 謠傳失真信口雌黃

文強說我是「搖鷄毛扇的，喊出擁鄭倒毛口號。……遠走臺灣，逃之夭夭。」又說「馬漢三、劉玉珠遭受殺身之禍，是黃一手導演的。」真是信口雌黃。我受知鄭先生，先後指派我任軍調部辦公室主任、保密局北平站長、保密局辦公室主任。並不是我有計劃活動來的。鄭先生調我到南京，主要是為連繫司徒雷登及馬歇爾，做美國人的情報，報准蔣委員長有案。當時毛人鳳是副局長，他將所有公事送給我批。我聲明我不批人事、財政、司法。毛先生對我優渥，相處融洽。我的前任是張紀勳。鄭先生不喜潘其武，唐（乃建）先生拉潘到警察總署，並不是我把他擠走的。鄭先生辭保密局局長後，毛先生繼任局長。我當即提出辭呈，力挽潘其武來局辦理移交。因潘與毛先生是老搭檔，我為顧全大局，才如此做。毛先生要我接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又問我願意不願意再回華北，督導平、津工作，並撥鉅款供我運用。我都婉辭。臺灣省政府主席魏（道明）伯聰先生屢次邀我去臺灣。我應邀前往，毛先生賦予我督導臺灣工作任務，不是文強所說的「逃走」。

我在北平、南京，從未聽過什麼小組織。外傳廣東人擁護鄭介民，湖南人擁護唐乃建，江山人擁護毛人鳳，都是捕風捉影，根本沒有那回事。鄭介民因主持軍調部，長期在北平，北方同志和他接近，並非對毛人鳳疏遠。我雖是北方人，但局中好友，以湖南籍為多，廣東、浙江次之。馬漢三為恐戴雨農死後同志们精神渙散，故倡導北方同志在軍統局旗幟下團結一致，並非自立門戶。我從未參加劉玉珠的「經濟基礎」。「中華信託公司」資本那裏來的，如果營運，是否構成貪污罪嫌，我無從知悉。

###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

總而言之，戴先生謝世太早，否則一切猜忌謠言都不會有，也不會有「搞小組織」的風波。李廣和劉秋芳上不得臺盤，自然不會發生什麼「選禍」。「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，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」。（詩經小雅巧言）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「選禍」不過是驚濤怒浪中一漣漪而已。

##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貳佰元  
全書三十萬言，定價台幣貳佰元，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，掛號加玖元）